

JINJIANG WENHUA CONGSHU

泉腔弦管曲词选

JINJIANG WENHUA CONGSHU

郑国权◎编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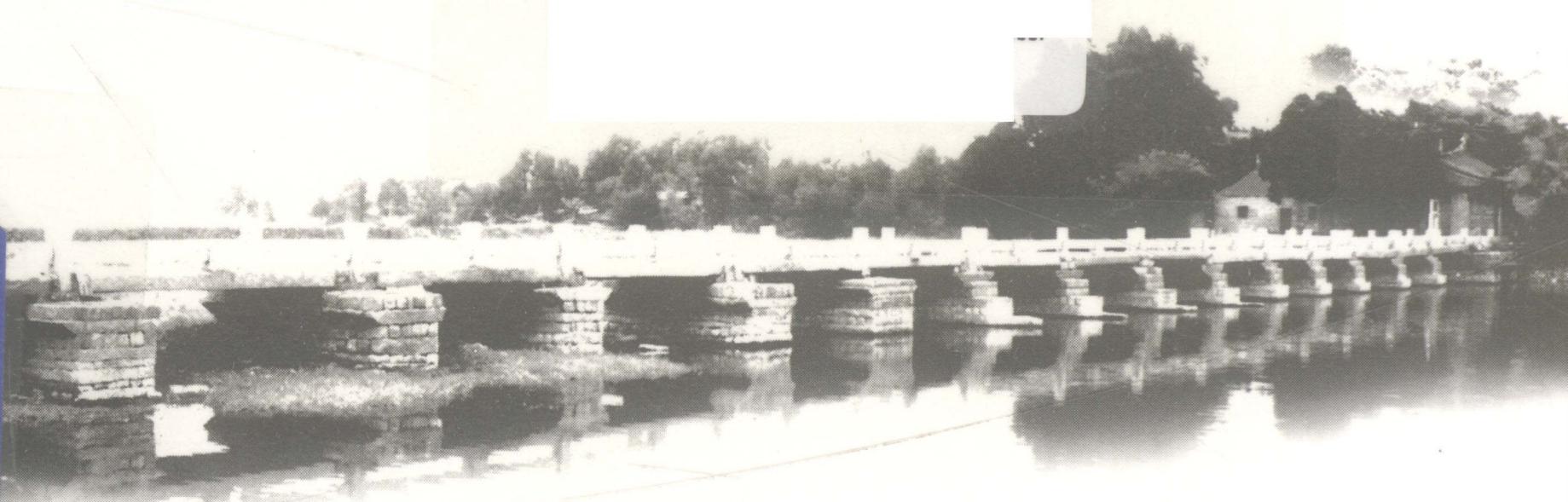


晋
江

文化丛书

〔第四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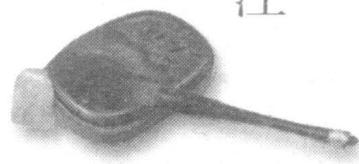
主编 范清靖 黄延艺 执行主编 李灿煌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泉
腔
弦
管
曲
词
选

郑国权 ● 编注



晋江
文化丛书
〔第四辑〕

主编 范清靖 黄延艺 执行主编 李灿煌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泉腔弦管曲词选/郑国权编注.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10

(晋江文化丛书·第四辑/范清靖、黄延艺主编)

ISBN 978-7-5615-2885-3

I. 泉… II. 郑… III. 地方戏-唱词-选编-晋江市 IV. I236.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5640 号

晋江文化丛书·第四辑

主 编: 范清靖、黄延艺

执行主编: 李灿煌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厦门大学 邮编: 36100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E - mail: xmup @ xmupress. com

责任编辑: 王依民

装帧设计: 李夏凌

印 刷: 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5.25

插 页: 8

字 数: 1612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0 元(全六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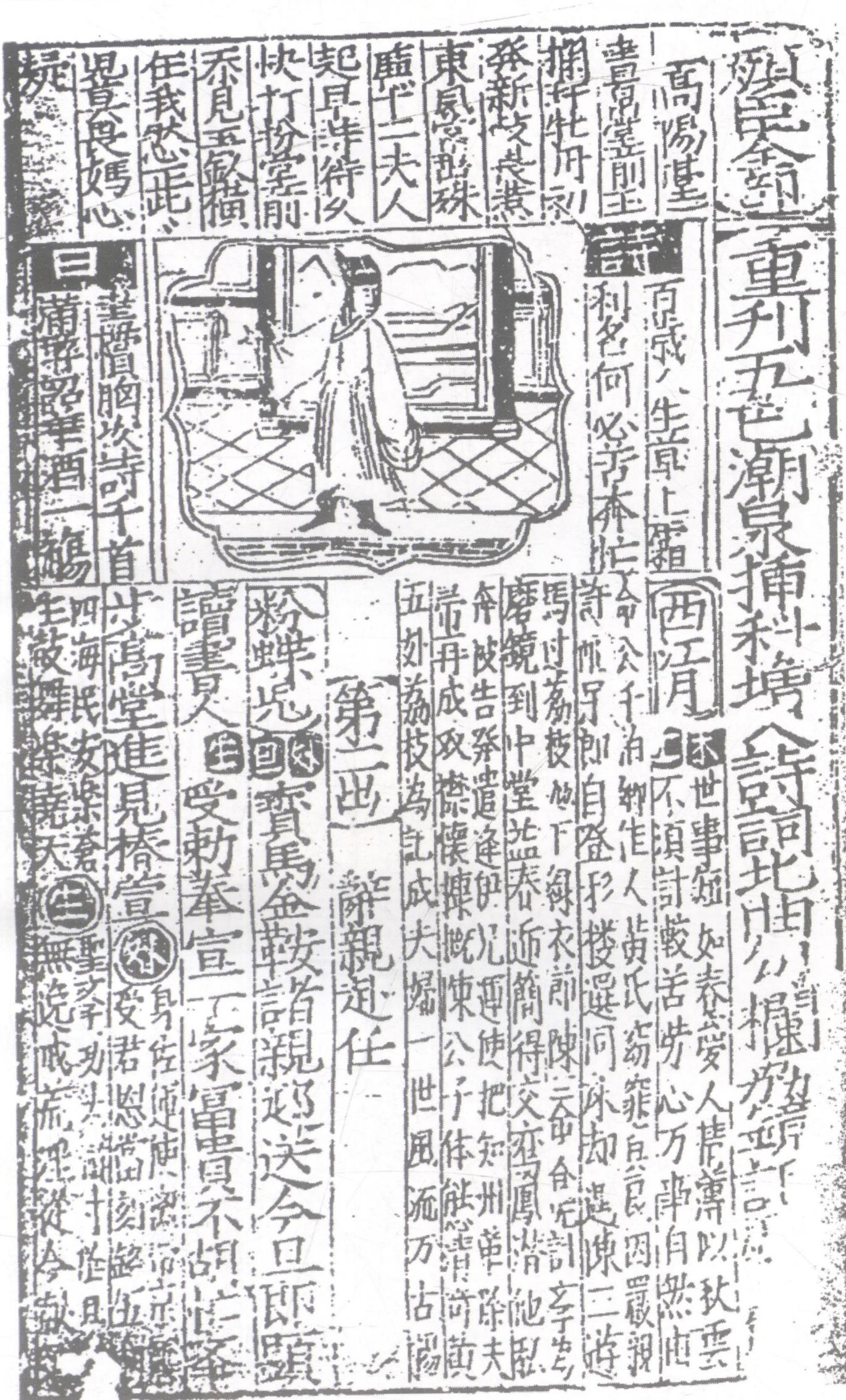
编注者简介

郑国权，泉州市区人。1951年起先后在银行、机关、报社和文化、文艺部门工作。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研究员。1985年起任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副社长，主编《泉州传统戏曲丛书》和《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清刻本文焕堂指谱》，2006年分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化艺术科学成果奖一等奖和三等奖，并受省政府奖励和市政府表彰。近30年来先后在海内外报刊发表关于戏曲、弦管、方言的论文和其他文章百多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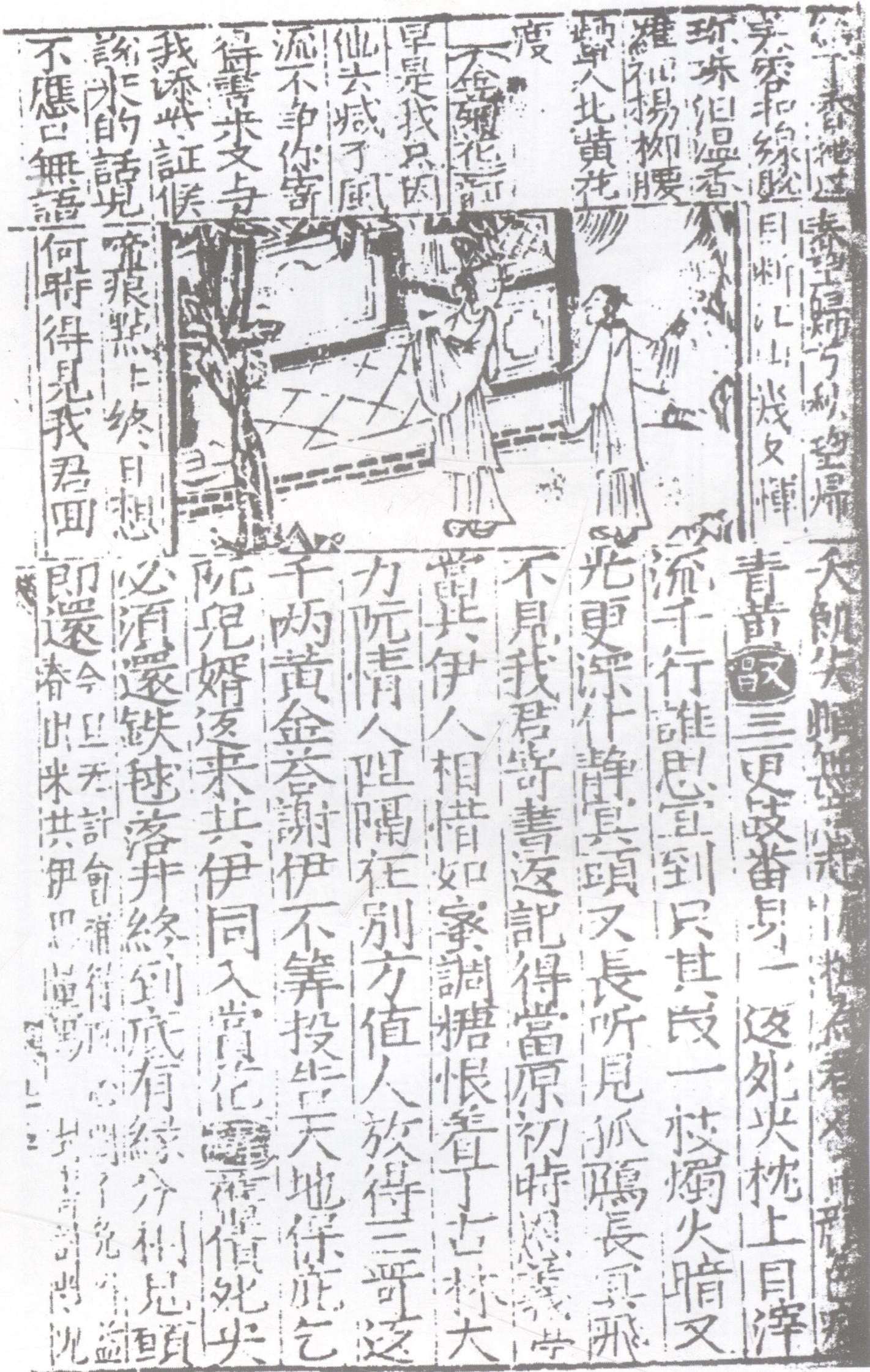
晋江文化丛书（第四辑） 编纂委员会

顾 问：杨益民
主 任：李建辉
副 主任：陈健倩 洪于权 张永宁 颜子鸿 蔡萌芽
秘 书 长：黄少伟
委 员：唐春晓 范清靖 黄延艺 蔡温恩 黄 良
 刘志峰 李灿煌 郑丽玲

主 编：范清靖 黄延艺
执行主编：李灿煌
编 委：郭志超 陈育伦 郑国权 许谋清 李灿煌
 庄长江 楼 兰 粘良图 傅孙义 张子祥



图为《荔镜记》首页（原封面已脱）。刊于明嘉靖丙寅（公元1566年）。它是泉州乃至福建迄今所见方言文学最早的刊本。原刊世上只存两部，分别存于日本天理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它为泉州戏曲、弦管的历史渊源提供了佐证。



图为《荔枝记》中的一页。弦管名曲《三更鼓》曲词就在其中，几乎与当今传唱的曲词一字不差。如果从其合刊底本《荔枝记》的流行时期算起，此曲传衍至少已有五百年。

新刻增補戲隊錦曲大全滿天春

紅納粵北調

自前日拆分離常懸念

無一日心不悲忘殼馨深

寢王肌悞我只處央

枕芙蓉帳冷青求神

問卜也無憑准空負我

只處數歸期枉我只處

一日思君一日有

十二時

又



新刊弦管時尚摘要集二卷

背双

冷宮怨一段

我只處心頭受苦收亦无處分。恰是孤雁今
來失了群。我只拙冤枉今卜共誰分。想我一
身到今早今卜併得出輪。想是君王无主
宰。听信朝中說臣敗。爾力我一身監禁伍冷
宮。而將只拙冤枉我全頭卜來訴乞伊知。

背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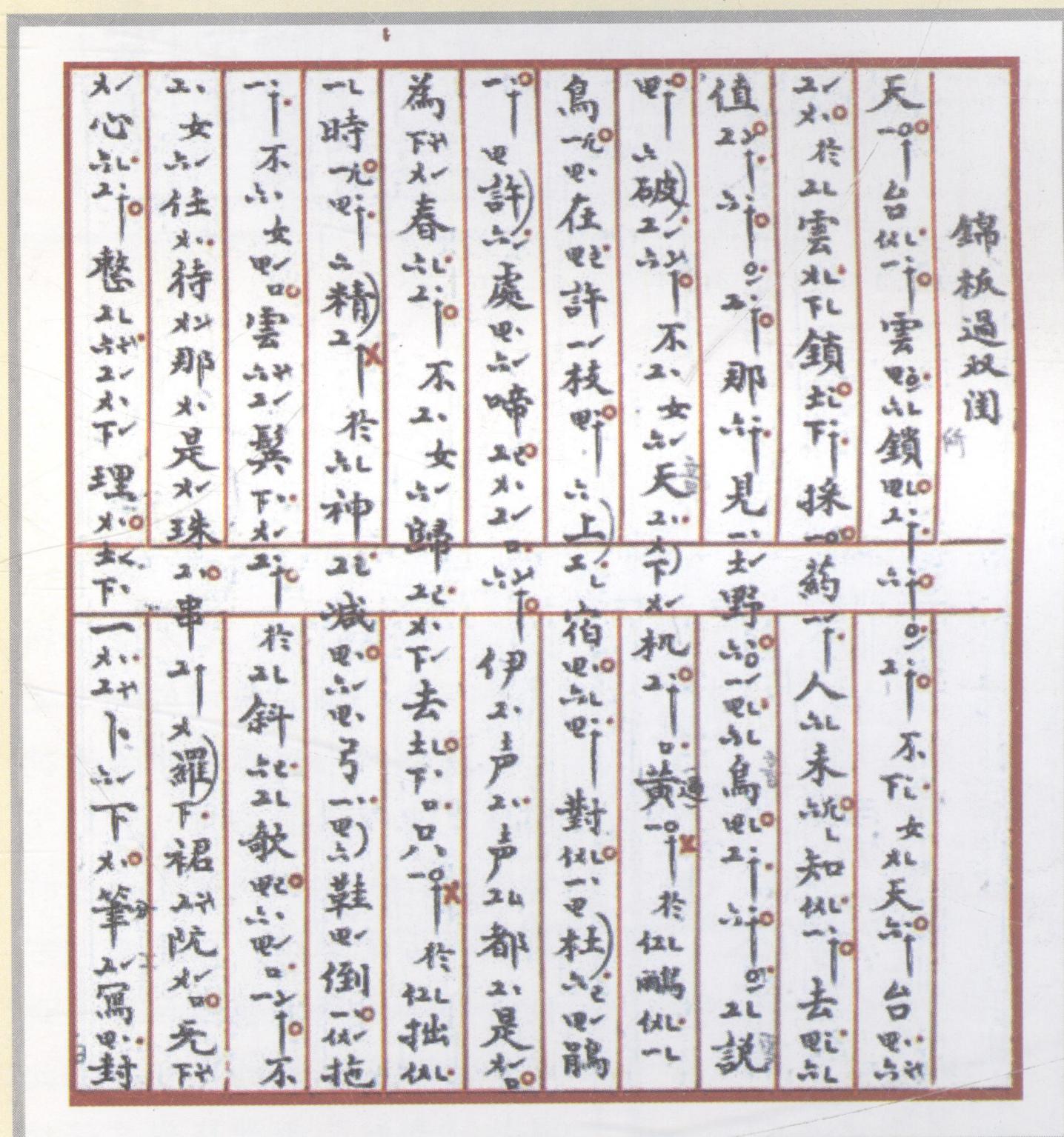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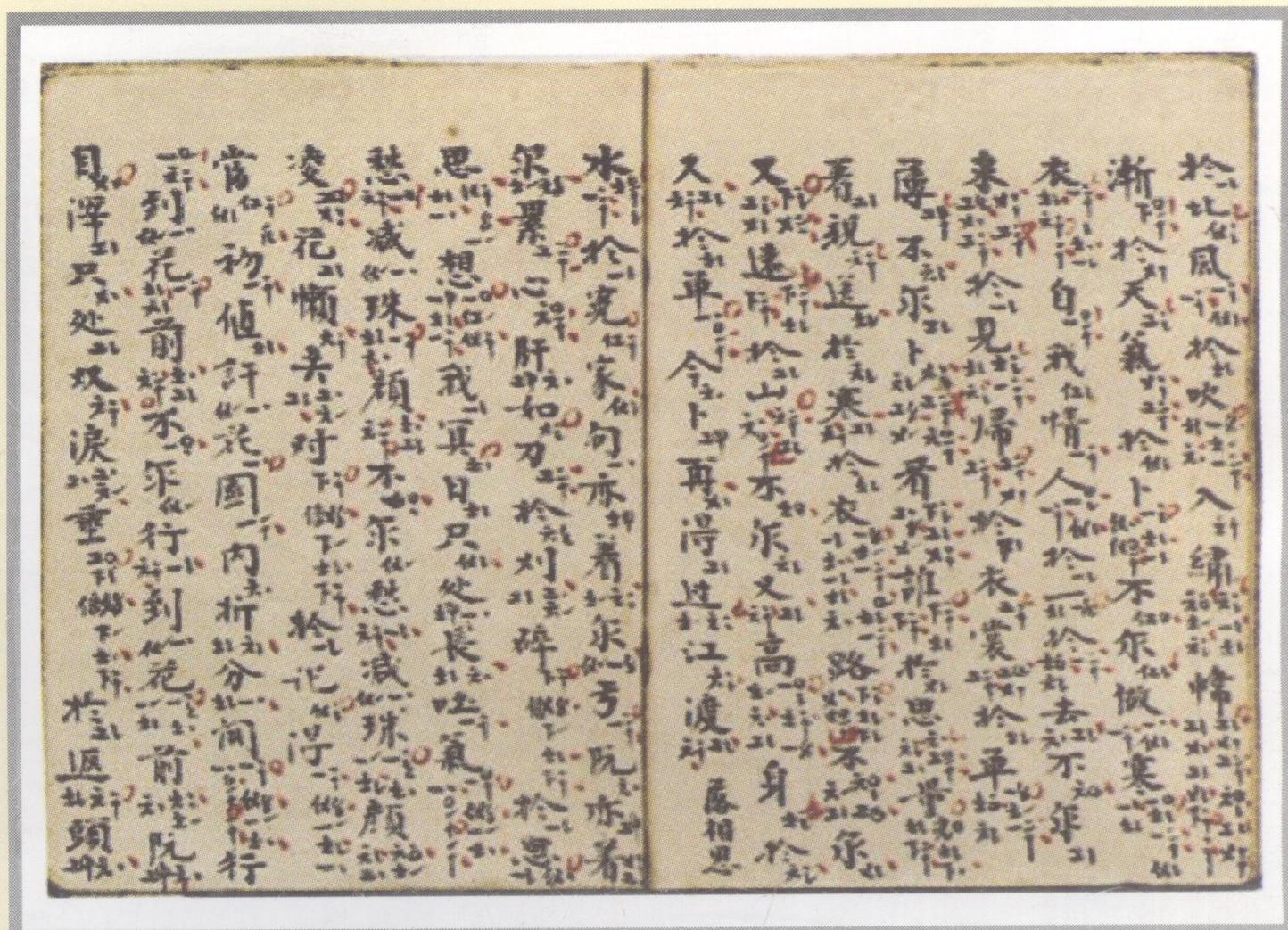
規明別一段

下

上

图为《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首页。刊于明万历期间，公元1600年左右。它是迄今所见早期专刊弦管曲词的刊本之一。原刊只存孤本，珍藏于德国萨克森州立图书馆。它的宝贵之处，一是证明弦管是今称南音的古老称谓；二是曲词右侧有些小圆圈，通称拍号，说明它是附有乐谱的，可以据此并依“背双”曲调找出其旋律的。

图为《袖珍写本道光指谱》中的两面。原件抄于清道光廿六年（1846），距今已161年。为石狮吴抱负先生（1927--2006）珍藏。页面原大6×8cm。是迄今所见最小最精巧的弦管写本。



图为民间手抄曲簿，笔划工整，字字珠玑。



总序

晋江市人民政府市长 李建辉

从城市发展来看，一个城市最终能走多远，最终有多大的影响力、辐射力，要看这个城市的文化，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晋江素有“海滨邹鲁”之誉，文化积淀久远丰厚，文化传承生生不息，文化创新方兴未艾。《晋江文化丛书》第四辑的出版就是明证。在这里，特别感谢多年来兢兢业业致力于发掘、整理、编撰工作的晋江老一辈文化工作者以及专家学者们！

城市的美不仅在于城市的历史和环境，更在于城市的个性、灵魂与理念。没有个性的城市就没有差异化竞争的优势，没有灵魂的城市就没有内涵，没有理念的城市就难以做到可持续发展。城市的个性越突出，影响区域就越大，升值发展的潜力就越大。城市的历史文化是城市的“化石”。工业化的社会能够复制出“千城一面”的现代化城市面孔，建筑可以雷同，城市文化却不能仿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文

化有多发达,我们的城市就有多发达。特别在 21 世纪,在城市发展、城市经营乃至城市营销成为热点话题的今天,城市文化成为每个城市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一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地挖掘出、利用好晋江的城市优势和文化遗产资源,创造出晋江城市新的价值。在创新的同时,要注重传承。晋江这个文化古邑有其特定的区域、社会环境与历史文脉。这些个性风貌就像陈酿的酒,甘醇让人流连。我们的城市形象建设应十分珍视这些个性因素并加以保护、利用,使晋江的城市文化可持续发展,这样才能深化城市的内涵,使晋江的城市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形象。在今天城市国际化和各种飞快转变的激流中,城市各自的历史风韵、文化传统,是凸显城市身份和市民文化归宿的重要标志,怎么把她保护好、发挥好,已经成为城市整体发展中最根本的因素。可见,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谁拥有文化,谁就拥有未来。

未来的城市将是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是注重文化、环境、生态的城市,是注重打造城市品牌、注重经营营销、互动多赢的城市。作为文化古邑的晋江,现在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发展机遇。一方面要保护改造特有的人文、自然景观,丰富城市内涵;另一方面要注重塑造城市标志空间,优化人居环境,加强规划管理,才能通过适当的路径传播出去。每个城市都需要营销,需要打造



品牌，带动可持续发展。城市也像产品或人一样，有思想和内涵，可以通过营销的手段寻求好的合作伙伴。晋江城市品牌化的目的就是要让目标消费群体了解晋江城市形象和品牌，同时把城市品牌的价值同晋江的物质资源、人文资源和政策资源联系在一起，通过城市硬件的规划和设计、软件的升华和整合，让晋江这个城市进一步焕发青春活力。在具体的城市经营实践中，如何武装我们的头脑，转变观念与思路，找准相应的策略和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既吃祖宗饭，又不造子孙孽，是每一个与晋江相关者的历史责任。晋江的未来期待您的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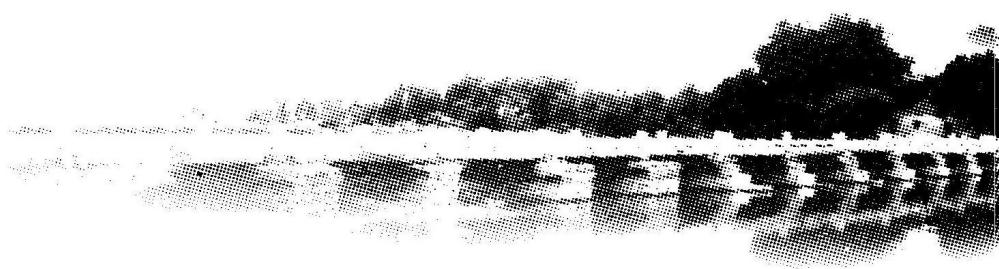
前　　言

泉腔弦管(今称南音)由“指”、“谱”、“曲”三部分构成,其中以“曲”的数量最多,即使是“指”,也是由若干“曲”编成。“曲”的特征是有曲词和曲谱,主要用于唱;而“谱”则是“虚谱无词”,主要用于乐器演奏。那么,“曲”的数量究竟有多少?一说二千首左右,一说三四千首,有的甚至认为有上万首。但其中必定有重复者,所以没个确切的数字。十多年前,我们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为了编纂《泉州传统戏曲丛书》,曾把本社所拥有的从海内外征集来的弦管资料逐首做了卡片,然后按曲文首字笔划编成目录,并从中选择六七百首编入《丛书》,附于梨园戏和部分傀儡戏相关戏文之后。经过这个工作过程,编者相信弦管曲目总数大抵是二千首左右。

前年8月,《晋江文化丛书》执行主编李灿煌先生上门来约我编一部弦管曲词的书,计划纳入该丛书第四辑出版。书的内容,不是侧重于音乐性,而是侧重于文学性。篇幅在300码左右。依据这个要求,编者只能从现有的二千首左右中选编。但怎么选,选什么,一时茫无头绪。因为以前很少出版这类的书,无从借鉴。《明刊三种》和民国十年的《御前清曲》,虽是曲词选编,但属坊间刊本,编辑体例和印行目的也不一样,不可为蓝本。

后来经过再三斟酌,才决定以编年史的方法,把迄今发现的弦管戏曲古籍中的弦管曲词,从古到今顺序编选下来。于是,古刊本明嘉靖《荔镜记》、万历《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清顺治《荔枝记》、乾隆《同窗琴书记》、道光《袖珍写本道光指谱》、咸丰《清刻本文焕堂指谱》等的相关唱段和弦管曲词,便成为主要选编对象。这样选编的好处,一是这些刊本抄本纪年清晰明确,继往开来,一脉相承,便于读者特别是研究者从中查找泉州弦管、戏曲以至承载它们的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二是这批珍贵的古刊本古抄本,都是编者这十多年来经手从海内外征集而来并仔细编校交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版权归属一清二楚,具有永久存在的合法性。这个框架确定后,再经过几个月的具体操作,终于从上述刊本抄本中选出曲词 400 首左右,又从其他抄本找出数十首。经电脑编排显示,已界临 300 码,应该截止,但案头上尚有几首好词不忍割舍,只好让它们“忝列末座”,合成 500 首。起初名为《泉州明清弦管曲词选》。书名中的“明清”二字,是因为编入其中的曲词主要源自明清两代的版本,并以此标示这些内容的古老性和不同的时段性。需要指明的是,明代的曲词,并不全是明代当时的作品,有些可能是更早年代流传下来的文化积淀。因为一些曲词的语言文字显得更古老,错别字、借用字也更多,说明它们有个长年在民间辗转传抄的过程,才留下这些痕迹。现书名《泉腔弦管曲词选》去掉了“明清”二字,特做说明如上,而以“泉腔”取代“泉州”,则强调了这些弦管曲词的音乐属性,相对淡化了它们的地域属性。

那么,这部 500 首弦管曲词还有什么情况需要加以说明或略加推介的吗?粗略检索,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弦管曲词数量多,历史悠久,但几乎都是无名氏的作品。上述的刊本与抄本,也全不知其著作者为何许人。从编者所接触到的众多曲目中,只发现有两首是唐代诗词被谱为弦管曲的,但原抄本同样未署上作者姓名,经查对,才认出一为李白的《忆秦娥》,一为牛希济的《生查子》。这两首名家的文学名篇,自然都不宜归入无名氏的作品中。因此说,这 500 首弦管曲词全部是无名氏作品。

二、这 500 首弦管曲词产生于不同年代,由不同的无名氏所作,因而风格各异,深浅不一。从文学性来说,也有高低雅俗之分,有的平白如话,有的文采飞扬。但有共同的一点是,它们都具有音乐性,都可以歌唱。文学性与音乐性始终紧密结合,所以才能传唱到今天。如明嘉靖丙寅(公元 1566 年)《荔镜记》中的《三更鼓》、《园内花开》等,从它初创阶段至今少说也流传了五百年,而且还将继续顺流而下传衍不息。大家知道,中国的诗歌,顾名思义是诗与歌的结合,诗经、汉乐府、唐宋诗词、元曲和明清散曲中的许多作品,当时就是为歌唱而创作的。唐史称:开元年间,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在酒楼听歌,歌伎先后唱的,居然全是他们的作品,令他们为笔下的文墨“被之管弦”并为歌伎发为“莺歌燕语”,甚为得意。五代花蕊夫人有首宫词云:“御制新翻曲子成,六宫才唱未知名。尽将筚篥来抄谱,先按君王玉笛声。”由此可见后蜀主孟昶是位文学与音乐结合的实践家,难怪他身后被弦管先贤崇奉为乐神。宋代词家白石道人不但“自作新词”还谱曲,而且自己“吹箫”伴奏,让“小红低唱”,一曲过尽“烟波十四桥”。元曲是诗词与音乐结合的黄金时代,风行天下。但曾几何时,物换星移,诗与歌逐渐分手,诗成为纯文学作品,相

继出版各类的诗集、词选和散曲汇编等的鸿篇巨制，有如汗牛充栋，不计其数。而音乐则几乎消失了。诗词与曲谱共存的书籍少之又少。以致后人不知诗经、乐府的作品怎么唱，就连上引的唐代王昌龄等三人的诗歌，以至宋人白石道人与小红奏唱的“新词”及其旋律，也无从稽考。究其因，文学可凭借极其丰富多采的汉字记录下来，音乐则缺少有效的记谱方法而难以传承。

在这种大背景下，泉腔弦管却是个独特的例外，它现存的二千首左右曲词，始终没有离开音乐，而且一大部分还经常被弦友所歌唱，或录制为盒带和光碟，一再被播放。

泉腔弦管之所以如此得天独厚，一是端赖历代弦友的口传心授，一代又一代人靠“念嘴”传承下来；更重要的是它有一套自成体系的记谱方法和记谱符号，名曰“弦管工义谱”。这套记谱方法用独特的符号，把音高、时值、节拍和琵琶指法全部留在纸上。上面提到传唱五百年的《三更鼓》，就是依赖其“工义谱”而存活的，各种各样的曲簿在弦管传播地区仍为弦友所珍藏。台湾是泉州弦管重要传播地区。虽然上世纪与祖国大陆阻隔四五十年，两岸的弦管交流完全中断，但今天我案边小音箱播放的台湾弦友蔡小月早年录制的《三更鼓》，与泉州弦友所唱的《三更鼓》，其旋律、节拍、韵味几乎毫无二致。原因是两岸弦友都拥有和遵循的是共同的弦管曲谱。反观名为正统的诗词散曲则没有这个幸运，李白的《忆秦娥》、牛希济的《生查子》，写作时肯定是严格按照词牌既定的词格、声调填写，是可以歌唱的。如今要演唱它，恐怕非重新谱曲不可，但决不可能找回当年的原汁原味了。而这两首诗词幸存于弦管中，尽管多年少有人去唱它，如果一经恢复，其美妙的意境、隽永的韵味，便会全然再现在听众面前。



前。因此,从文化学的角度来审视弦管曲词,其最大的优点,就是固守诗与歌的结合,可以让人们放声歌唱。

至于单纯从文学意义来鉴赏弦管曲词,也有大量可圈可点的佳作。如有首海内外经常传唱的《望明月》,历来颇受有识之士所赞赏,篇幅不长,谨录于下:

望明月 杜宇娘

望明月,如镜团圆。坐对薰风,教人困倦。追想昨夜私情,杯酒谈心,怎料到今旦误却情郎无伴。我芳卿,想伊是严慈拘束,奉侍亲帏,奉侍亲帏,伊即不敢把此情恋。听见叮当声响,忽然听见叮当声响,疑是我心爱人,拔落金钗,叩了门环。心慌忙,移步迎接,开门望,寂无踪,掩身再听,原来都是风摆铜环。且回步,且回步,入书斋,返身就寝,莫把此双眼望穿。返身就寝,莫把此双眼望穿。

此曲源自《张君瑞与崔莺莺》的故事,为张君瑞所唱。这首曲动人之处,是情境交融,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外在环境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望明月,实际上是盼望心上人的来访,重温昨夜的私情,杯酒谈心。其急切的心情,难耐的渴望,以致把“风摆铜环”,误以为是伊人“拔落金钗,叩了门环”,结果不是,大失所望,只好“入书斋,返身就寝,莫把此双眼望穿”。整支曲子富有动作性与戏剧性,生动感人,耐人寻味。与“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有异曲同工之妙。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想到它来自名著《西厢记》。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拔尖作品,出此绝妙好词并不奇怪。但遍查王实甫的《西厢记》,却无此曲词。弦管中尚有张君瑞、崔莺莺与红娘的唱词近二十首,同样不是出自